



等待文學的漲潮日

訪爾雅出版社發行人隱地

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研究生

萬麗慧

從1995年《法式裸睡》第一本詩集、1996年《一天裡的戲碼》，到2000年出版的《生命曠野》，年過半百曾經寫過小說、散文、評論等各種文體的隱地，突然間就如他的老友白先勇所說「老樹開花」的寫起詩來，且詩集一出就是3本，本本獲得不錯的評價，年初又因剛出版的《漲潮日》一書，在中時開卷版「影響2000」年度專刊中獲選為「年度特別注目」，就連原本隨著文學市場的逐漸衰退，景氣已大不如前的「爾雅」，卻也因近年陸續引進余秋雨、嚴歌苓、虹影、陳丹燕等大陸作家的作品，又漸漸受到市場的青睞。隱地用對詩的堅持，逆向操作為自己創造了寫作生涯的第二春，也用對文學的支持，繼續經營「爾雅」純文學書的路線，就像去年7月隱地在爾雅成立25週年的慶祝酒會上向藝文界朋友所發出的豪語，他相信「文學的春天會再來。」

一個被蚊子叮醒的詩人

對自己老來突然寫起詩這件事，隱地表示最初是因為一天夜裡被一隻蚊子叮醒，幾次起身都打不到，最後反正是睡不著了，所幸就起身寫些東西，而一寫就寫成了《法式裸睡》這首詩，過了些時日經過文壇友人的鼓勵，陸陸續續收集一些作品就出成了詩集，也讓自己成了一位「年輕的詩人」，對寫詩這件事，聽隱地說來還真是輕鬆容易，但面對詩集一出，就在冷清已久的文壇獲得不錯的成績，讓隱地的創作生涯又出現了第二個春天，這就恐怕很難以僥倖來說明。原來隱地原本就喜歡讀詩，他認為「文學是一座大森林，詩則是森林裡的一座花園，美不勝收的

花園，再俗氣的人，如果你肯碰碰詩，靠近詩，你會發現自己的一顆心變的柔軟了，心柔軟，你的人就可愛了。」他又說：「詩是一切藝術的精華，.....因為詩裡面有美，有哲學及人生的一切藝術」，所以他愛讀詩，因為愛讀詩，所以雖說寫詩對隱地而言是「突然」，但其實似乎也並不「意外」。

而對於其詩的評價，白先勇在隱地新書《漲潮日》的推薦序〈克難的歲月〉中寫到：「隱地開始寫詩時，早已飽經人生風霜，已無強說愁的少年浪漫情懷，他詩中處處透露著老眼閱世，臧否人生的睿智與幽默，詩寫的輕鬆愉快，所以廣為讀者所喜」，可能是最佳的註解。

而在短短的六年內，一口氣就出了3本詩集，卻也似乎透露著些許不尋常，隱地坦承，由於受文學市場衰落的影響，「爾雅」這十年來的生意確實已大不如前，這多少讓他這位曾經帶領「爾雅」度過第一個風風光光十年的他有些不平，加上年紀大了很害怕一種漸漸走下坡看不到前景的感覺，於是最初寫詩多少有些是出於對市場的一種抗議，彷彿一種逆勢的操作，明明知道文學市場不景氣，詩集又尤其賣的差，自己就偏偏要寫詩、賣詩集，沒想到竟然能受到讀者的肯定。這樣的結果確實讓隱地十分開心，因此到現在，隱地的心態其實已經十分平衡與寧靜，沒事寫寫詩，這已成為隱地生活中的一種享受。

現在的爾雅比過去更重要

在過去整個圖書市場全是文學書的年代，像爾雅這樣的出版社並不少，那時的作家、



文人很多，讓出版社出了幾本書，只要不盡如己意，就會想自己辦個出版社，因此許多作家都開過出版社，像文學五小中，林海音的「純文學」出版社、蔡文甫的「九歌」出版社就是如此，其他如白先勇的「晨鐘」出版社、呂秀蓮的「拓荒者」出版社等也是如此，不過顯然的只有少部分依然健在，其他的都早已走進歷史的記憶中。隱地因曾在軍中負責編輯《青溪雜誌》，之後又在林海音的《純文學》月刊學習，及主編《新文藝》月刊和《書評書目》雜誌，累積了不少出版的經驗，因有感於當時社會一直沒有好的書評雜誌，加上自己對文學的熱愛，心裡一直想要辦一個純文學的出版社，出版純文學的好書，於是在民國64年，隱地近40歲時，決定依照自己的理想創辦了「爾雅」出版社。

隱地的出生窮苦，這在《漲朝日》裡的〈餓〉和〈搬搬搬，搬進了防空洞〉這兩篇短文，及書中的其他文章都有清楚的描寫，因此自小就懂得金錢的重要，他知道一個人的理想如果沒有經濟做後盾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爲了「爾雅」，隱地不但到處學習相關的知識及經驗，還印了名片到各地的書店一家一家的拜訪，告訴大家自己要辦出版社的消息，又努力去學習數學、會計、學會算帳、懂得經營，並在創社之初，就積極邀到當時已頗負盛名的王鼎鈞先生寫的《開放的人生》，及琦君的《三更有夢書當枕》，以作爲初期創業成功的保證，果然第一批書印出來就賣的非常好，前者單單是預約就已經銷出去四千冊，這和現今即使再好的文學書預約也很難超過兩百冊的市況，實在不能同日而語，而這兩本書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常銷的文學經典，而「爾雅」能更是在當日文學五小漸漸沒落的景況中，依舊能在出版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正足以證明隱地的經營有法。

但今日整個文學書的市場畢竟是大量的萎縮了，爲此有的出版社另闢新的出版路線，有的前進國際市場，有的更跨足電子出版，爲的是在多變的環境中繼續生存下來，但此刻隱地卻以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繼續

經營爾雅的文學路線。隱地認爲：「在過去臺灣整個都是文學書的天下時，有沒有我這個人、有沒有爾雅還不太重要，反正我不做大家也都在做，但現在我反而覺得我重要了」，的確從爾雅創社以來，曾經出版的《年度詩選》、《年度短篇小說選》、《年度文學批評》及隱地與張默先生合編的《當代台灣作家編目》、《台灣現代詩編目》等資料性工具書，如今都已經成爲臺灣當代文學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今在實用書、大眾書當道的時候，少了爾雅這樣的出版社，臺灣文學書的處境勢必將更加艱難。

以不變應萬變的出版策略

隱地談到另一個自己的出版原則，那就是一定要誠懇。隱地表示20多年來他對作家的態度總是誠誠懇懇、未曾馬虎，只要有一筆版稅下來，就一定會親自寫一封信給作者，告訴作者清楚的印數和金額，也因此大家都信任他，認識好的作者也會主動推薦給他，以余秋雨爲例，其實是透過白先勇三番兩次主動推薦而得，且在《文化苦旅》一書出版前，除了自己覺得那是本好書，坦白說對市場並沒有太大的把握，對於該書日後能如此暢銷，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其他一些大陸作家的作品，也多半是慕爾雅之名自己前來投稿，爾雅只是被動接受而已，談不上什麼用心經營，並不是如外界解讀的想成爲領導兩岸文學交流的先驅，或是一種力圖開闢新疆界的做法，隱地表示這一切只不過是個巧合。隱地承認就像人生有不同的階段，如今的他已不再像年輕時那樣的積極去爭取好的作者和稿件，也不刻意去留住作者，所以像余秋雨這樣的作者，一下子就被其他出版社搶了去，但自己卻不以爲意，隱地表示反正「爾雅」的辦公室是自己的，「爾雅」賺的錢，除了支付員工的薪資，也還有剩餘，這樣就足夠了。隱地甚至於很慶幸在文學榮景的時候，沒有擴充出版社，現在像做手工業一樣，每年固定出二十本書，也不在乎銷路好壞，心情倒是優游而快樂。



而面對電子出版所帶來的衝擊，意外的對隱地竟然是完全沒有影響，隱地說道：「我感覺自己像一個修行的老人，別人變、我不變，但其實這也是一種變，在改變的世界裡把自己定於一，堅持最初的理想，這需要更多的堅持和勇氣。」，由此可以明白，隱地的「不變」並不是不經思索的做法，相反的隱地表示他正是看到了電子出版的便利，因此認為每個人都可以輕易靠著先進的技術自己出版，所以他不認為自己的出版社需要去和大家爭這塊市場。再則隱地認為坊間一些實用性書籍，像減肥、食譜等，確實是很適合應用網路、電視、電腦等媒體，甚至沒什麼製成書籍的必要，但文學書不同，一本文學書主要是為了讓人閱讀，為了讓人閱讀，紙就要輕、要軟，要讀起來不傷眼，因此爾雅的書用紙總是選擇米黃色的，這是隱地不為外人所知的用心，也是一個愛讀書的人對書所做的用心。

閱讀是一種享受

對隱地而言讀書最重要的就是享受，尤其是文學，更是說不上什麼實際的用處，但隱地認為最好的書事實上多半是不能立即產生什麼用處的，而是給人一種經年累月的薰陶，漸漸的從內部改變一個人，久而久之別人就發現你不一樣了，隱地說道：「閱讀使我不停的思索人生，探索生命的神秘；閱讀使我心靈充實；文學則是人世間的一座大花園，到裡面走走，有益身心健康」，這種境界顯然是不能速成的，也正是電腦、電視、網路所無法給予的，他認為網路上的東西，只是快速地把資料累積在一起，太容易獲得，就不會覺得它的可貴，也消化不了。因此對隱地而言，電子出版只是一種潮流，他還是比較喜歡為小眾文學服務，至於大眾出版品的提昇工作，隱地謙遜的說，就讓給比自己更年輕的同業去做，也讓他們去面對更多和更大的挑戰。

近年臺灣的出版環境的確有了很大的變化，在隱地的《出版人心事》裡透漏了許多

對臺灣出版環境的觀察與憂心，他認為現在到書店看書，儘管看到書山書海，但大多都是「大眾書」，「小眾書」可說是少之又少，且在整個商業氛圍的環繞下，銷售管道更是出了問題——「不促銷，就報銷」，快速的退書率，讓書籍的壽命漸漸地就像雜誌一樣，隱地感嘆的說，現在書店裡花花綠綠的書，思想性的少，消遣性的多，哲理性質的少，遊戲性質的多，書籍已經慢慢的失去了它的永恆價值，而成為廣告紙、和月曆畫，這是設計當道、印刷業日新月異進步之後帶來的後遺症，也是文明的悲劇。無可諱言的，隱地這位老出版人的憂心，確實直接道出了今日臺灣出版業的問題。

寫詩、喝咖啡、看電影

已屆耳順之年的隱地，少了年輕時的衝勁，現在他最欣賞的生活態度就是「慢慢走」，在慢走中欣賞世界、完善生命。他表示幾近50年的寫作生涯，寫作已經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極重要的一個部分，當寫作成為一種習慣，它就會成為一種享受，就像喝咖啡一樣的享受，即使是因寫作不順帶來的痛苦，也已經彷彿成了癮、戒不掉，唯有繼續苦思，直到作品完成才能通體舒暢，繼續別的工作，其中特別是寫詩，更是一種魔。隱地表示：「寫詩、喝咖啡和看電影，如今已經成為我生活中的三大享受」，生活於隱地如今可以是如此的愜意。

但畢竟「真相後面還有真相」，隱地表示樂觀的時候，他甚至連出版社書籍銷售的如何好像都不重要了，但在年終面對一大堆數據、報表時，隱地卻又無法不回到自己是一個出版者的現實面。往往這時隱地才又開始提醒自己：「我到底是一個文學負責人啊！很多作家把它的作品交給我，也就是把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我不能整天迷戀在自己的創作裡。」所以每當有人問他如何兼顧出版者和創作者的身分，或是商業與文學的掙扎時，隱地真的認為自己其實談不上什麼兼顧，只是隨著性情去做，同時又不忘自己的



原則與責任，因此當銷售報表不再賠錢，就會多些時間從事自己的創作，或是出些一定賠錢，但能幫助文壇作家的詩集或是好書。

像隱地這樣一個愛書的人，一講起書就有聊不完的話題，他強調一本書就像一顆種子，好書是好種子，壞書是壞種子，這對心智尚未成熟的年輕學子來說尤其是如此，因此他認為每個學校都應該有一座出眾的圖書館，因為學校的圖書館，就是埋種知識的地方，也是埋種品格、智慧種子的地方，就算日後進入社會，圖書館在工作上需要查詢資料時，仍有很大的助益，特別是現在的圖書館有了電腦化的設備，效果就更大了，曾經他就遇到一位同行，想向他索取一些過去的《書評書目》雜誌作為參考，隱地建議他乾脆去國家圖書館找比較快，果然透過國家圖書館電腦化的查詢系統及完善的資料保存，很快就找全了所有的資料，圖書館實在是比個人的收藏方便且完善的多。

期待台北的街頭出現詩歌書屋

目前的隱地還沒有退休的打算，但希望退休後能在台北開一家詩歌書屋，他認為在臺灣雖然有不少詩的刊物，但其影響力都限於詩人和詩人之間，因此很希望創立一個園地，那裡是詩的圖書館，又是詩集專賣店和版本庫，更是新、舊詩人聚會的詩歌沙龍，他甚至想好書屋的牆上，要貼上臺灣及大陸傑出詩集的封面，店內的書架上要放上兩岸的優秀詩集，供大家閱讀、研究和隨便議論。

分享著隱地對詩、對文學，乃至對閱讀的堅持，也了解他對經營出版的用心與理性，因此相信臺北的街頭，有一天一定會有一家詩歌書屋誕生。

隱地小檔案

本名：柯青華

筆名：隱地

籍貫：浙江永嘉

出生：西元1937年

現任：爾雅出版社發行人

曾任：《青溪雜誌》主編、《純文學》月刊
助理編輯、《新文藝》月刊主編、
《書評書目》雜誌總編輯

出版作品：

1984.9 《心的掙扎》（人性三書之一）

1987.3 《人啊人》（人性三書之二）

1989.5 《眾生》（人性三書之三）

1992.2 《愛喝咖啡的人》

1993.12 《翻轉的年代》

1994.6 《出版心事》

1995.2 《法式裸睡》

1996.4 《一天裡的戲碼》

2000.1 《生命曠野》

2000.11 《漲潮日》

資料來源：

1. 《漲潮日》，爾雅出版社，民89年11月。
2. 《翻轉的年代》，爾雅出版社，民82年12月。



以誠懇作為出版原則的出版人—隱地